

如果有特别的需要,可以到银行,拉一下银行卡或者活期存折的收支明细,一月两月、十年二十年的自我财务状况,尽在眼前。这叫作流水。大大小小的转入和转出,很多印象模糊了,却还会对某几笔费用感慨喟。

翻开1996年的旧书《作家与银行》,恰似翻开了近三十年的流水。

上世纪90年代时,钱多了,钱的用处多了,用钱的方式也多了。知道了股票,信用卡,后来知道了买房,贷款……五十二位作家为之感叹撰文,后来结集出版了《作家与银行》一书。

要是请撰稿的作家看着自己的旧作,写写如今的感受,应是很有意思。我喜欢动这种小脑筋。翻开目录,却先是伤感袭来:书中有9位作家先后作古。他们或是我尊敬的前辈,或是我钦佩且熟知的作家。看到他们名字和大家排列在一起,如同看到了一张有他们的合影。尤其是《作家与银行》的主要策划者和组稿者、也曾经是我的领导陆星儿,一个极其热爱生活的人,对未来充满期待,却也是在2004年,此书出版仅8年后去世。

从与这些作家的作

别,到近三十年社会的大开大合,生活的落英缤纷,机缘的变幻莫测……不感慨也难。

日子即流水。许多人来过,走了。许多事情出现过,消失了。许多关系存在过,破灭了。许多马路许多房子伫立过,推倒了。许多显赫归于平静,许多流行类似蜉蝣,许多亲近疏远角色变化,许多偶然左右了一生。

网上看看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发生的事情。1996年,桑塔纳轿车推向市场了,售价超过20万元,同年上海人均月收入为889元。经历过1993年的股票“认购证”旋风和股市一唱三叹,“万元户”不敢狠了,更亢奋的豪迈是:万元不是户,十万刚起步,百万是大户。

当时我供职的上海作家协会《海上文坛》杂志社,一直得到工商银行资助,由此我涨了金融知识,顺便还跟上了金融的前沿发展。我是比较早有信用卡的,当然也长时间备用不用。上世纪90年代有了点稿费收入,出门皮夹里总是一厚叠百元大钞,拗也拗不转来,塞在上衣内袋,左胸单边突出,像煞腰板也硬了。这种对钱的感觉,在为《作家与银

力敲了敲玻璃门,竟还是没有反应。刚走出几步,不甘心受挫又生性好奇的我,拉着朋友折回店门口,用力拍打玻璃门。这回,门开了。一进门,我使用急切又夹杂些许质问的语气寻求第一次不开门的原

守店人 瞿祗

因。老爷叔悠悠呷一口茶,神情自若地说道:“我没有多余的时间接待那些看热闹的,愿意再回头的想必是真正感兴趣的。无论最终是带走或只是欣赏,宝贝等的是真正的有缘人。”

谜底终于解开了。原来老爷叔是不愿让他的宝贝被那些无心无意更无爱的人亵玩。拒与迎,由他决

大约是久居江南的缘故,每年秋末冬初都会等山核桃上市。好的山核桃并不易得。最好是产自临安壳薄味香的品种。必须新鲜,山核桃的新鲜度、直径、克重和日晒时间都有讲究,调味要轻,少糖薄盐方能保留原本的香气,烤制的火候是关键,松脆且略有焦香才合格,外壳要开裂易剥,但又不能完全碎掉。觅得这样一罐山货,在午后蜜一般甜暖的阳光里,细细筛几颗来佐茶,心里浮起时光真是经用的错觉。

友人寄来的玉环文旦,一只只有四五斤重。放几个在房间里,进出都闻得到怡人的清香,天然的果香,为任何人工香氛所不及。文旦放置一段时间,失去一

高。每逢周二,马路上拎了个《申江服务导报》马夹袋,晃晃悠悠,表情也得意。后来又有《时代报》免费送。流水流到了新世纪,买房子了。有人用旅行袋装了几万元现金去付首付,开助动车从银行直奔售楼处,家人坐后座,算是贴身保镖。几十刀百元大钞堆在售楼处的桌上,老高,自己也是第一次看到。售楼小姐最后一次热荐,一梯二户只剩下你对门的那套,要是你中意买下,我们老总说折扣再大点。此时,“百万”也羞于出口了。

皮夹里原先一厚叠钞票,变身为一一张张不同银行不同的卡。我又赶上了金融时髦。当时的上海的工商银行办公室主任黄沂海,送

给我个福利,在电脑上安装了工商银行的电子银行,用U盾上线。如果自费大概要200元吧。再后来,生活宛若邮轮,不需要你划桨,只需要看自己是不是在邮轮上。从MSN到博客,微信,支付宝,网购……在甲板躺椅上躺着,看看天,看看手机,看看男男女女,听听海水。

日子真的就是流水。我则是流水中的一滴水。非常喜欢马尔克斯这句话: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我们为了讲述而在记忆中重现的日子。虽然记住的也是流水。

11月3日夜光杯刊登了顾定海先生的《巧遇“挑山女人”》一文。我很关注,连看了数遍。十年前,我退休后,受聘于温州某公司。该公司位于鹿城区医学院路上。2019年某月,在公司所在地附近车站大道上有一座文化宫大剧场上演了上海宝山沪剧团的《挑山女人》。我意外又高兴。我自小生在上海,《罗汉钱》《星星之火》《雷雨》等沪剧伴随我的成长。

虽然买了票,但是有疑惑在我心中:温州虽然属浙江省。但读者作者编者

看完演出,大出我意料的是:两个没有想到!第一,该剧观赏性特强!舞美设计十分精致!齐云山的山路制作得十分逼真。特别是台上还有溪水流淌,演员在台上有意洗手。坐在我边上的小女孩很惊喜地和其母谈论。除了舞美设计独具匠心外,每个演员

唱念都十分到位!三个孩子演得各具特色,特别是演瞎眼的大郎让

人看了心疼!终场前仅有一段独叹的婆婆,也是将她心里凄凉、后悔、感激涕零的心情表演得淋漓尽致!至于,华雯一大段独白唱念更是声情并茂,扣动了每一个观众的心弦!全场几乎落针可闻!真像顾文海所叙:“一个男观众,连看六遍沪剧《挑山女人》,且看一遍哭一次,我完全相信。”

第二个没有想到的是:温州观众还是很接受这个戏的。闭幕后,观众们都没有走。全体演员谢幕后,掌声如雷,不舍离去!团长华雯干脆关照后台,搬上椅子让几位主演都坐下来和观众互动。

我嗓门大,首先说出了两个没有想到的理由。我一说完。又有热情的观众接过话筒,大讲特讲看戏后的感受!我一生看戏无数,但是那天热闹的场景,至今记忆犹新!2022年年初,《新民晚报》报载上海宝山沪剧团2月9日将在中国大戏院创新首演沪语版《雷雨》的消息。我的近邻曹树钧老先生,上海戏剧学院资深退休教授,中国曹禺研究会副会长十分关注此消息。他对于《雷雨》又出沪语版十分感兴趣,想一睹为快。而我因见识过华雯演《挑山女人》贤惠的形象,很想观摩她如何将繁漪形象的复杂性演得到位。

于是,我联系了华雯。她热情地邀请我们首演日前往观摩。沪语版《雷雨》尽管和沪剧《雷雨》同属一个语系,但是表演形式不同,风格不同!舞台布景制作大胆创新,夺人眼球。结构上也另有变化,让人耳目一新。至于华雯将繁漪复杂扭曲的性格表现得入木三分!凡有她的出场,观众总是报以热烈掌声!演出后,曹教授和我登台向主演们表示了祝贺,并合影留念。同年,我专门写了小文。当年看沪剧《挑山女人》,引出了我与沪剧名家华雯的一段观众与演员的缘分。这也是我看了顾定海先生《巧遇挑山女人》一文的联想和感触。

除了舞美设计独具匠心外,每个演员

安”朱文印是广东篆刻家邓尔雅刻的,邓氏印谱里没有收录,端赖此印存世,证实二人曾有交谊。曾祖父在上海的斋号还有“永观堂”。一九一七年底,他自订旧作,题名《永观堂海内外杂文》。一九一八年三月十四日致罗雪堂札:“公如作书时,祈为书‘永观堂’三字小额。以后拟自号‘观堂’,此三字尚大雅。去岁小集亦题《永观堂海内外杂文》,三月二十日雪堂复信‘写成奉政,乞惠存’,这是他在上海最常用的室号。‘观堂’这个室号则是‘永观堂’的节略。同时代人回忆和学者们的考证都认为,这两个室号出自对日本京都永观堂禅寺的怀念。曾祖父归国百年之后,我去永观禅院瞻礼,依然能够体会到此地景致的旷奥和静穆,令人流连忘返不舍。海宁盐官整修过的故居有“娱庐”的匾额,这其实是他父亲乃誉公的斋号。曾祖父一生安逸的日子着实不多,即使专注研究戏曲的时期也不去看戏,更不讲求耳目之娱和居室精雅,除了为衣食谋的种种不得已,始终贯注心力求知和治学,是一位举世难得的纯粹学人。

祖父郑逸梅晚年送书给朋友,有时候就会盖双方印,一方就是“补白大王”,一方就是“纸帐铜瓶室”。

王亮

“词山”等笔名,都是刊载时临时采用,“礼堂”是友朋通札也用到的名号,其他的几个后来都弃置不用。

1916年回到上海后,他作《史籍篇序录》时篇末署“丙辰二月书于海上寓居之尚明轩”。当时居所逼仄,致沈曾植的一首诗中形容“庭除确无土,且谷深无天。抵顶眠群蚁,积薪度陈编”。搬家环境改善后,这个斋号也就不再用了。

曾祖父早年即用“静安(庵)”字号。1905年出自选诗文集,题名就是《静安文集》。刚进《时务报》旧址时,同僚只知道他是“王静安”,还有误记成“黄静安”的。张元济先生后来写信给他抬头屡称“敬庵先生”,可能也是谐音误记了。他后来的住地在爱义文路大通路吴兴里,现址是静安雕塑公园,正好与他“静安”的字号暗合。有一方“静

王亮

斋号的故事 责编:吴南瑶

上海的日子和流水

马尚龙



阳台 (纸本丙烯) 金宇澄

《挑山女人》的一段缘

洪家祥

洪家祥

洪家祥

洪家祥

洪家祥

洪家祥

